

白屋詩人吳芳吉遺稿

倚天集

吳 漢 驥 著

此齋詩談



中國文化服務社江津支社發行

集友尚
談詩齋拙

——合訂本——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版
津初〇〇〇一——二〇〇〇冊

每冊實價

元

編著者

吳芳

漢吉

吳驥

發行人

朱虎

莊

莊

發行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江津支社

社址：江津四牌坊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江津支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所

江津亦齋鉛石印刷社

地址：通泰門內二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白屋詩人遺稿

尚友集

吳芳吉編著 次男漢驥重訂

敘

西蜀自古多詩文之士，司馬相如揚雄以後，傑出之家，代有其人，太白東坡，橫絕千古，子美放翁，亦皆孕育於蜀山蜀水之間，人傑地靈，獨鍾於此。至於短詠長吟，集而成篇者，更無數計。或藏之山林，不著於世，或兵燹天禍，湮沒無聞，亦可慨惜也矣。

民國以來，吾蜀詩家，余所知者：榮縣趙熙，井研曾琦，西川彭舉，及余先父碧柳公，數人而已，先父之詩，融冶古今中外之詩爲一鑪，獨闢蹊徑，不與諸公同者也。其於吾國今人之詩，薰習甚深，受益甚多者，凡五石焉。觀其言曰：『余於詩文稍有進境者，惟雨僧（按：涇陽吳安也。）之力爲最多，次則爲竹君季齡子一諸友，而于余師綺笙先生，獲益尤多也。』是故先父早歲居教嘉州之日，嘗搜錄諸師友之詩都爲一卷，署曰『尚友集』，凡十章，作家十人，其一卷失不可錄。餘皆蜀人，詩不傳故名不著者也。

茲集散置家中，二十餘年矣。余弟漢驥，欲求先父殘稿，遍搜箱篋得之，覩斯遺跡，不禁泫然。而其中佳製甚多，玲琅滿目，且為先父詩之所本。余等得此，如獲至寶，亟命漢驥重訂問世，以為吾蜀詩壇一增其蹟耳。

民國三十一年冬月白屋漢驥謹序

尚友集

一

吾師榮縣蕭綺笙先生，清末參與川湘間革命事業，失敗後，遂入白沙黑石山中，十年教訓，以圖大舉。先生慷慨豪邁，磊落有大節，而亦詞章家也。余嘗從先生於黑石山，時先生積稿頗多，爭誦一時，今五六年矣。舊簡殘編，都歸零落。今又承先生命來嘉陽，再得與先生朝夕聚首，昨夜往求先生近作，先生慨然賜示，凡七八首。太白豪邁，子美沉雄，幾疑非唐宋後人所能為也。

挽宋遜初

撫劍悲歌白日曛，驚聞民國喪元勳。
鉏麕抱柱猶知悔，朱亥擁錘孰主名。
嶽壁尚餘騏驎血，神州誰逐虎狼羣。
功臣自古皆如此，空使英雄哭不平。

南北戰爭感賦

崑崙倒影日沉紅，孽海揚腥障碧空。
黃帝有靈悲涿鹿，中華無命怨哀鴻。
刀頭忍作誰家鬼，釜底還矜若箇雄。
劍冷珠沉風雨黯，撫衣磅礴望蒼穹。

前歌後舞頌昇平，引類呼羣據要津。
抵掌指揮天下事，

蒼頭奮起島中兵。花旗戰苦爭南北，
舊夢寃深孰主臣。
外患內憂重疊裏，昆明怕問劫餘塵。

人間未必無豪傑，豎子乃敢稱英雄。
怪石蠻烟狐世界，烏啼鵲泣肉荏蓉。
何人倚柱彈長劍，有客編年想大同。
儘有迴飈驅瘴癘，流光如駛落花紅。

虎嘯狼奔意曷如，官乎私乎家國乎。
漢魂槁葬青蒿里，殺氣滿布黃公虛。
莽莽乾坤誰是鹿，滔滔滄海我其魚。
月球果有香如屑，便欲凌風步紫虛。

由日本返滬

別來無恙舊山河，強管春風醉綺羅。花可迷天爲色相，
恨原是海幻風波。人間明月焉知死，夢裏良緣過去多。
風景不殊人鬢改，思潮起落促旋渦。

感懷（和吳芳吉原韻）

塵襟何落莫嗟憐，從古英雄出少年。留得元龍湖海氣，
何須冒頓萬千田。沙蓬莽莽紆長嘯，夜氣昏昏忍獨眠。
舊感未沉新感集，縱橫老淚落燈前。

黑石山中風雨晦，東坡樓下江水流。送君北上青雲路，
累我年來望眼愁。寶劍千磨秋後水，青琴一曲山之頭。

蹉跎莫誤宣尼願，大廈還須仗棟樑。

二

亡友平階，性靜遠，生平最喜詩詞。余昔寓國子監南學平階嘗過我，示我中秋七絕一首云：

何事今宵幸又逢，秋香嫋嫋桂花濃。萬家共慶團圓樂。
長壽上延酒一鐘。

平階嘗命余為繪采風破浪圖，繪既竣，復命余題其首，余尚憶舊題望海潮後闕云：

塵海爭逐焉休，歎學劍不成空望東流。西瀛濯足，扶桑

尚友集

六

走馬，又幾多壽陽侯。宇宙厭勾，願一乘長風，吹到瓊樓。看我雲烟深處，撫筆畫神州。

平階當時對此感然有戚容，而我我以少年當有豪邁發皇之氣，不宜作此悲觀厭世語。曾幾何時，斯人已故，景物全非。回思往事，感慨久之。

三

余友南川童季齡，君子也。亦雅人也，清末招考清華留美童生，相識於省垣試中，見一至於訂交、榜錄後，西蜀凡十八人，入京殿試。十八人中，惟季齡之文章近德，獨冠羣

倫。庚戌冬，余等由渝買舟東下，除夕抵夔州。辛亥元日，相挈作白帝城之遊，季齡有白帝城懷古一詞云：

悵望蜀宮舊跡，淒涼古代衣冠。臥龍躍馬今何在，空林弔啼鵑。一帶蒼落茫日，巫山幾度寒猿。秣陵

秋草猶綠，銅雀故地依然。吳頭蜀尾三千路，都歸蔓草荒煙。天地何物不老，悠悠無限江山。

余在都門時，季齡又示我一紙，題曰閨怨，蓋浪淘沙詞也。詞曰：

木落萬山秋，夕照當樓。長天萬里苦凝眸。目送南

北征雁影，不見歸舟。夜月浸簾鉤，恰掛眉頭。砧聲斷續五更愁。頻向枕邊尋舊夢，夢也無由。

余旅汴時，曾與諸朋輩創一觀摩月報，以切磋砥礪，交換智識，敦篤友誼為宗旨。旋因人事多故，僅出一冊而止。即舊稿殘篇，今亦不可復識。尚憶文苑欄中，有季齡寄懷詩一首，詩云：

三載幽燕客，空嘆歲月過。晨霜驚落木，夜雨聽殘荷。
寂寞邯鄲夢，淒涼故國歌。鄉關何處是，西望暮雲多。
余與季齡相別，十餘年矣。地北天南，相會又不知何時。

也。

四

藍子倩斌，余總角交也。性倜儻，有大志，工書，亦長於詩詞。余出都時，倩斌贈我鸛鵒天詞以誌別。詞云：

故人南下別邯鄲，月明蘆溝易水寒，多少離情多少淚，斷腸聲裏唱陽關。傍雕砌，倚朱簾，香風和淚點青衫。可憐明宵三五月，少君共倚繡簾看。

又五言一曲云：

今別少年日，相聚衰老時，此中無所憶，夢裏慰相思。

五

夢餘生子一，余去年相識渝中者也。子一富經濟之才，為余諸友中之最能辦事者；故每遇事之來，其見解往往出人之上。性復倜儻，有大志。余嘗題贈子一有云：『關門聊塞千秋史，破浪欲乘萬里風。』子一復我七律二首，又七絕一首。沈毅雄厚，豪邁非常，而其中『生死重輕惟自信，友朋褒貶快休譚。』二句，余尤愛讀之，子一詩云：

不成逃竄不成行，空載頭顱負此身，雪亮有風增白痛，天昏無雨洗紅塵。半生潦倒嗟餘氣，畢生飄零惜寸心。

待到烈霜飛滿地，花前月呼寄煙魂。

有懷離亂走巴山，搏擊風塵苦亦甘。生死重輕惟自信，
友朋褒貶快休譚。只愁入世嗟嘉會，但恐花叢少夢酣。
一曲悲絲呼李廣，將軍射虎尚須還。

六

甲寅正月朔日，課餘，與劉星南趙鶴琴諸先生出嘉州西城，作賞春之遊。時則天氣暖初，百花齊放。遠望峨嵋，千里一碧，幾疑身不在塵寰中也。諸人皆樂甚，歸校後，星南先生為詩以志之，詩成，鶴琴及余更相和之，既竟，挑燈煮

酒，擊節而歌，抵掌而笑，余居嘉州一大快事也。

星南先生原韻

西郊散步亦奇緣，次第三峨在目前。萬里錦雲橫玉鏡，一天海日燦江天。神州莽莽期終古，江水滔滔徧大千。將相王侯徒自苦，何如此樂任吾年。

又追憶遊峨情事隨筆

扶筇躡險歷崔嵬，著履仙岑破翠苔。佛日祥開堆雪嶺，縣雲瑞煥覩光台。河山萬古雙釣月，王霸千秋一霎雷。客到上方題不盡，多收詩料筆顛來。